

蒙台梭利教育法成功典范 美国式家庭教育经典读本

Understood Betsy



彩色插图本

一本写给孩子

和养育者的书

一个脆弱的孤儿

成长为

坚强独立的女孩的故事



理解贝茜

[美] 桃乐茜·甘菲德·费希尔/著

Dorothy Canfield Fisher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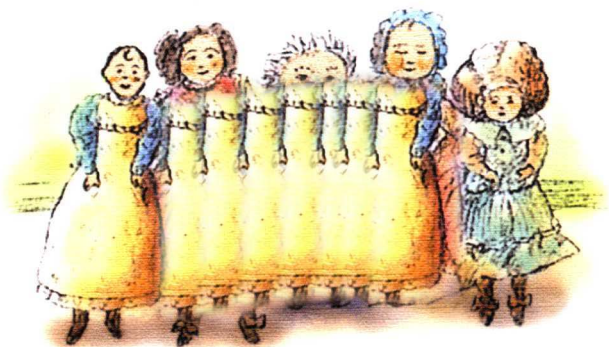
于婷/译

新疆人民出版社

蒙台梭利教育法的成功典范 美国式家庭教育经典读本

Understood Betsy

理解贝茜



[美] 桃乐茜·甘菲德·费希尔/著

Dorothy Canfield Fisher

于婷/译

新疆人民出版社

002
中文版序

让孩子找到自我，找到快乐



《理解贝茜》是一部独特的作品，在西方的文学界和教育界都有着很高的声誉——著者用文学的活泼笔法启发那些为人父母者怎样应用蒙台梭利教育法去培养自己的孩子。同时，这本书也深受那些正在成长中的孩子们的喜爱，著者以理解的姿态直抵孩子们的心灵深处，使他们在这一里找到了同情和知音。

书中讲述了九岁的伊丽莎白·安——一个胆小怕事、脆弱敏感的小女孩，怎样在蒙台梭利式的教育环境下找回了自己，找到了快乐，成长为一个独立的思考者，一个快乐的人——这样一个精彩的故事。

著者桃乐茜·甘菲德·费希尔是美国著名作家、蒙台梭利式教育方法的早期支持者。她1911年在意大利遇到了著名的教育家蒙台梭利博士。在观察了蒙台梭利博士的学龄前儿童日托服务中心之后，那里的所见所闻深深地触动了她，她因此成了蒙台梭利教育方法的忠实拥护者。她写了很多本关于蒙台梭利教育方法的书，在西方曾一度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理解贝茜》是她的著作中最有名也是流传最广的作品。对于准备开始蒙台梭利教育计划的父母来说，这是一本具有指南和参考价值的书。

桃乐茜认为，对于成人，特别是那些不太熟悉孩子的人来说，你可以使孩子变成一个胆小怕事的人，也可以让孩子发展独立的人格。孩子们完全有能力自己去探求，去了解一件事。孩子们有思想，他们不需要事事为他们编好程序，提醒他们每件事情该怎么做。这一点在贝茜的身上有生动的体现，你会为贝茜的每一点进步而感到激动不已！

请继续阅读下去，看看贝茜是如何成长为一个独立自主的让父母放心的孩子的。

请边读边学——如何帮助你的孩子独立地了解世界、处理问题吧！

译者

2003年7月

从脆弱的孤儿到坚强的女孩

伊登·罗斯·利普森

《理解贝茜》讲述了如何将九岁的小女孩伊丽莎白·安——一个脆弱的孤儿转变成为一个无忧无虑的坚强女孩——贝茜的故事。

这本书首次出版于1917年，那是很久很久以前了——在你的父母、祖父母甚至可能是曾祖父母出生以前。那时欧洲正在打第一次世界大战。那时候电话和汽车还很时髦，当然没有收音机、电视、录像机或计算机这些东西将你与外面的世界联系起来。

《理解贝茜》1972年再版时重新绘制了插图。1974年我花了九毛五分钱买了一本平装本寄给了我的教女希瑟，她生活在南太平洋上的一个岛国——巴布亚新几内亚。她仔细地将她的名字、我的名字和她收到的日期写在封面上。十多年后她回到纽约，像一个十几岁的孩子那样收拾了房间，她把她这本最心爱的书送给了我的女儿玛格。

伊登·罗斯·利普森，《纽约时报》著名的文学编辑，《〈纽约时报〉儿童文学最佳作品父母导读》作者。



当我告诉那时要上大学的玛格这本书要再版了，我还要给《理解贝茜》作序时，她喜出望外地说：“你知道这是我最喜欢的书之一……我不知道都看了多少遍了。”她径直走向书架，她的这本书都已经破了，纸黄了，边角卷曲了，大多数页码都松散了。但是我们又都读了一遍，看看我们为什么这么喜欢它。为什么也希望你喜欢它。

在二十一世纪之初，美国孩子经常在合伙用车或是校车上花费太多的时间，无休无止地从一个监管的课外活动到另一门辅导课程，总是受到监管。你可能意识到了弗朗西斯姑妈的好意，对伊丽莎白·安被送到“佛蒙特州可怕的帕特尼家”后发生的一切感到惊讶。从第一天，这些想像中的冷血的新英格兰人就体现出了善良、坚强和可亲可敬。他们明白他们叫做贝茜的这个孩子需要照顾，需要引导，但是也需要马上给她一定的自由度和空间以及责任感，还有其他东西，以便她能够应付自如。

我希望你喜欢这本书。

CONTENTES



目录

UNDERSTOOD BETSY

中文版序—让孩子找到自我，找到快乐 /2

英文版序—从脆弱的孤儿到坚强的女孩 /4

哈里特姑姥咳嗽病犯了 /1

贝茜赶马车 /15

一个短暂的早上 /29

贝茜上学校 /41

贝茜上几年级？ /49

如果你不喜欢书中的对话，你可以跳过这一章！ /61

伊丽莎白·安考试不及格 /77

贝茜学缝纫 /91

新衣服失败 /106

贝茜过生日 /114

“理解弗朗西斯姑妈” /133

编后记 /154





哈里特姑姥咳嗽病犯了



这本小说的女主人公是一个九岁的小女孩儿伊丽莎白·安，她与她的姑姥哈里特生活在这个国家中部一个不大不小的州的一个不大不小的城市里；至于到底是什么地方也就没必要知道了，了解这些就足够了，因为这在本故事中并不重要，因为这个地方可能就跟你生活的地方差不多。

伊丽莎白·安的姑姥哈里特是一个寡妇，不太富也不太穷，她有一个女儿叫弗朗西斯，给小女孩们上钢琴课。她们收养了一个“姑娘”叫格雷斯，她哮喘病非常严重，其实她根本不是什么“姑娘”，她都快五十岁了。姑姥哈里特心地善良，收留她主要是因为她咳嗽得太厉害了，哪也去不了，满屋子听到的全是她的咳嗽声。

现在你知道这家里的人都叫什么了。下面就描述一下她们的

长相：哈里特姑姥是个又瘦又小又老的小老太太，格雷斯是又瘦又小的中年妇女，弗朗西斯姑妈（因为伊丽莎白·安管她叫“姑妈”，尽管她其实是隔一辈的表侄女）也是又瘦又小，如果光线不太强的话可以算是年轻吧，伊丽莎白·安是个又瘦又小的小不点儿。虽然她们也不缺吃少穿的，但真不知道她们是怎么搞的。

这当然不是因为她们不好，这世界上再没有比她们更心地善良的人了。且不说哈里特姑姥收留了有哮喘病的格雷斯（不管她这个人是不是性格抑郁）；当伊丽莎白·安还是个嗷嗷待哺的婴儿时，她的父母双双过世，虽说家族中还有这么多表兄弟姐妹、叔叔、姑妈什么的，但这两个女人抢着收养这个孤儿，把她带回家精心呵护。

她们说这是她们不可推卸的责任，不能让这个可爱的小家伙落入其他亲戚之手。这些人根本不知道怎样将一个敏感脆弱的孩子养大成人，她们从伊丽莎白·安六个月大就看出她肯定是个脆弱敏感的孩子。她们也可能是有点厌倦了这个中等大小的城市，和那个破落的小砖房里的无聊生活，所以她们欢迎一个孩子带来的生机和活力。

但她们觉得她们主要是想把亲爱的爱德华的孩子从其他亲戚们手中救出来，尤其是帕特尼表兄弟们——他们已经从佛蒙特州的农场写信来说他们愿意把这小女孩儿领到他们家里收养。可是哈里特姑姥多次说：“除了帕特尼家，谁家都行！”他们跟她只是姻亲，她总觉得他们固执、冷血，不善表达感情，是典型

的新英格兰人。“弗朗西斯，你小的时候，有一年夏天我跟他们住邻居，我永远也忘不了他们是怎么对待那些上门玩的孩子！……噢，不，我不是说他们虐待他们或是打他们……只是缺少同情心，对孩子生活的细微敏感漠不关心，那么不懂孩子的心……不，我永远也忘不了！孩子们总是有那么多杂事儿要做……就好像他们是被雇来的一样！”

哈里特姑姥说这些并不是给伊丽莎白·安听的，可是小女孩的耳朵总是很灵，她还不到九岁的时候她就知道哈里特姑姥对帕特尼一家的看法。她肯定不知道什么是“杂事儿”，但她从哈里特姑姥的声音中认定“杂事儿”是非常非常的可怕。

当然，哈里特姑姥和弗朗西斯姑妈对待伊丽莎白·安是既不冷漠也不严厉的。她们是真正全心全意地负起责任来了，尤其是弗朗西斯姑妈对什么事都是尽职尽责。这孩子一到她们家住下，弗朗西斯姑妈就不看小说和杂志了，而是一本一本地看育儿方面的书。她加入了每周聚会一次的妈妈俱乐部。她还在芝加哥的一个学校上了有关育儿法的函授课程，这个学校主要是通过书信往来授课的。所以你看在伊丽莎白·安九岁的时候，弗朗西斯姑妈已经对教养孩子很有一套了。伊丽莎白·安得益匪浅。

她和她的弗朗西斯姑妈简直就是亲密无间。弗朗西斯姑妈参与伊丽莎白·安的一切日常活动，甚至是她的思想。她特别想知道小女孩儿在想什么，因为她感到大多数孩子的苦恼得不到理解，所以她决心要彻底了解伊丽莎白·安幼小的心灵深处。弗

朗西斯姑妈（内心深处）认为她的妈妈从来就没有真正地了解过她，所以对伊丽莎白·安，她希望能做得好一些。她也全身心地爱着这个小女孩，希望保护她不受伤害，让她健康快乐，视这个目标高于一切。

可是伊丽莎白·安既不强壮也不健康。至于她是不是快乐，你从头到尾看完这本小书后可以自己判断。她看起来比实际年龄个子要小，脸色苍白，大大的黑眼睛总是流露出惊恐和忧郁，这深深刺痛了弗朗西斯姑妈的心，所以她就愈加好好地照顾伊丽莎白·安。

弗朗西斯姑妈自己也怕很多事情，所以她知道同情弱者。当有什么可怕的事情发生时，她总是马上竭尽全力地安慰小女孩儿。她们外出散步时（弗朗西斯姑妈每天都带她着从一个街区到另一个街区散步，不管音乐课让她有多累），弗朗西斯姑妈的眼睛总是留意着四周围，以免有什么会吓着伊丽莎白·安。如果一条大狗跑过来，弗朗西斯姑妈总是赶紧说：“看，看，亲爱的！那是条好狗，我保证。我相信它不会咬小女孩儿的！……上帝保佑！伊丽莎白·安，离它远点儿！……过来，宝贝儿，要是你害怕，就到弗朗西斯姑妈这边来吧！”（这时伊丽莎白·安已经被吓坏了），“我们最好拐过这个弯儿往另一边走吧。”如果恰好狗也往另一边跑，弗朗西斯姑妈就成了勇敢的保护神，把吓得发抖的小女孩儿挡在身后，用她的雨伞吓唬狗，然后用颤抖的声音说：“滚开，你这东西！滚开！”

如果遇到电闪雷鸣的天气，弗朗西斯姑妈总是放下手边的活儿，把伊丽莎白·安紧紧地搂在怀里直到雨过天晴。晚上（伊丽莎白·安睡眠不太好）当小女孩儿做噩梦惊醒时，亲爱的弗朗西斯姑妈总是来到她的床边，她穿着宽松的长睡衣，这样她就不用马上回自己的房间，蜡烛照亮了她那疲倦而温和的脸。她总是把小女孩儿抱在她那消瘦的胳膊里，紧紧地搂在她那平坦的胸前。“宝贝儿，告诉弗朗西斯姑妈你那讨厌的梦，”她会小声嘀咕，“这样你就会忘掉它了！”

她在书中看到通过给孩子们解梦可以了解他们的内心世界，而且，如果她不让伊丽莎白·安说出她的梦，恐怕这个敏感焦虑的小家伙会“躺着睡不着，翻来覆去地想”。当哈里特姑姥第二天说她脸色苍白，眼睛下面有黑眼圈时，她总是跟母亲这样说。所以她就耐心地听小女孩儿讲她那可怕的噩梦，什么大狗张着血盆大口追她啦，什么印第安人把她拐卖啦，什么校舍起火她从三楼跳下去摔得粉身碎骨啦。有一阵儿伊丽莎白·安好像对这来了兴趣，她甚至编造一些可怕的事情，讲得神乎其神，这表露出她是个想像力十分丰富的孩子。弗朗西斯姑妈每天早上第一件事就是写下这些梦和这些梦的续集，然后参照那些厚厚的令人费解的书绞尽脑汁地苦苦思索这个伊丽莎白·安到底是个什么样的小女孩儿。

然而有这么一个梦就是这么尽职尽责的弗朗西斯姑妈也从来不想去分析它，因为这个梦太伤感了。伊丽莎白·安有时候会

梦见她死了，躺在一个白色的小棺材里，身上盖着玫瑰花。噢，这让弗朗西斯姑妈难过地哭起来，伊丽莎白·安也哭。这真是太让人伤感了。然后，经过很长时间的交流、眼泪、哭泣和拥抱，小女孩儿开始感到有些昏昏欲睡，于是弗朗西斯姑妈把她抱在怀里摇啊摇，直到她睡着了才把她轻轻地放在床上，然后自己再悄悄溜回房间争取在起床之前眯上一小觉。

平日里每天早上九点一刻弗朗西斯姑妈就会放下手边所有的活，拉着伊丽莎白·安那白白嫩嫩的纤细的小手，领着她穿过繁忙的街道来到一个很大的砖石建筑的校舍，小女孩儿们一般都到这儿来上学。这栋楼四层高，所有的班都在这里上课，六百个孩子同聚一堂。你可以想像一下在上课铃响之前操场上的噪音。伊丽莎白·安整个精神都已经完全退缩了，当弗朗西斯姑妈拉着她穿过拥来挤去、吵吵闹闹的孩子群时，她更加紧紧地抓住弗朗西斯姑妈的手。噢，有弗朗西斯姑妈在多好啊，虽然其实根本没人注意这个又瘦又小的女孩儿，就连她自己的同班同学也不知道她来没来上学。弗朗西斯姑妈把她安全地带出操场的煎熬后，再走上长长宽宽的楼梯，把她送到教室。她今年上三年级，3 A，你知道，就快上四年级了。

中午的时候，弗朗西斯姑妈等在那儿，这个耐心的从不会不来的人又领着她的小家伙走回家；下午又是同样的事，在往返于学校之间的路上，她们谈论班里都发生了什么事。弗朗西斯姑妈相信应该对孩子的生活产生共鸣，所以她总是问每一件小事

儿，总是记得打听每段情节的续集，对伊丽莎白·安心算不及格深表惋惜，为她拼写超过了女孩施密特而高兴，对老师养宠物感到气愤。有时候讲一些特别让人失望和沮丧的事情时，伊丽莎白·安讲得太投入了，甚至哭起来。弗朗西斯姑妈也不禁潸然泪下，然后说上好多安慰的话语，轻轻地抚慰她，尽量让可怜的小伊丽莎白·安活得快乐一些。她们哭过之后谁也吃不下多少午饭了。

放学后和每个星期六照例还是散步，还有课程，各种各样的课程，当然是少不了钢琴课和弗朗西斯姑妈买的一本自然书的，还有绘画课，缝纫课，甚至还学一点点法语，尽管弗朗西斯姑妈对她自己的发音不太确定也罢。你看，她想把这个小女孩儿全副武装起来，让她多才多艺。她们真得是密不可分。一次，伊丽莎白·安对几个来串门儿的夫人们说：不管学校里发生了什么事儿，她最先想到的是弗朗西斯姑妈怎么看。

“噢，她对我们学校的事情特别感兴趣！她理解我！”伊丽莎白·安重复这个她经常听到的词。

弗朗西斯姑妈的眼睛里充满了幸福的泪水。她把伊丽莎白·安叫到身边亲她，用她那瘦弱的胳膊紧紧地搂着她。伊丽莎白·安很快长高了。一个来串门的夫人说过不了多久她就该跟姑妈长得一般高了，变成一个麻烦的小妇人了。弗朗西斯姑妈说：“从她还是个小不点儿我就带着她，她还没离开过我一步呢。我对她有信心。你什么事都跟弗朗西斯姑妈说，是不是，

宝贝儿？”伊丽莎白·安决定永远这样做，虽然她现在经常编故事。

弗朗西斯姑妈继续对客人说：“可我真希望她不这么瘦，脸色不这么苍白，不这么神经紧张。我觉得紧张的现代生活对孩子们很不利。我尽量让她多呼吸新鲜空气。我每天都带她出去散步。但我们总是在这附近走来走去的，真的都烦了。真不知道怎样才能让她多到户外活动。我想我得请个大夫给她看看，给她开点滋补品什么的。”她又赶紧对伊丽莎白·安说：“别想那么多，亲爱的，弗朗西斯姑妈觉得你也没什么事儿。只要你听大夫的话，按时吃药，你很快就会好的。弗朗西斯姑妈会照顾好她的小宝贝儿的。她会把病魔赶走。”伊丽莎白·安以前不知道她有病，她又联想起自己躺在白色的小棺材里，全身盖着白……过了一会儿弗朗西斯姑妈只好起身送客，全身心地照顾伊丽莎白·安。

这种事发生过几次后，有一天弗朗西斯姑妈真的去叫医生了，一会儿大夫就脚步轻快地赶来了。伊丽莎白·安每次看见他，他都是拿着一个黑色的小方皮包，他有一双敏锐的眼睛，可一到了这屋里就流露出一副不耐烦的表情。伊丽莎白·安很怕见到他，因为她怕他会说她得了急性肺结核，很快就要死了。这个词是她从格雷斯那儿听来的。可能是由于格雷斯有哮喘病，所以她们的对话全是关于早死和早衰什么的。

可是，你听说过这种事吗？还没等大夫发现她得了什么绝症

而担心得发抖时，伊丽莎白·安自己先吓坏了。在对她一顿拍拍打打、里里外外地看了她的下眼皮、听了她的呼吸后，大夫突然把她推到一边说：“这个孩子根本就没什么病。她健康得很呢！她需要的就是……”他看了一下弗朗西斯姑妈那消瘦焦虑的脸、拧在一起的眉毛，他又瞧了瞧哈里特姑姥那消瘦焦虑的脸和拧在一起的眉毛，然后他又瞅了瞅在门口等他下结论的格雷那消瘦焦虑的脸，然后长长地吸了一口气，紧闭嘴唇，拉紧他那黑色的小包儿，没有继续说伊丽莎白·安到底需要什么。

当然，弗朗西斯姑妈没那么容易就让他走了，这一点你可以肯定。他想走，她缠着不让他走，她不停地跟他絮絮叨叨地说，诸如“可是，大夫，她三个月也没长一磅肉了……她的睡眠……她的食欲……她的神经……”

大夫一边戴上帽子一边回答她，大夫在这种情况下一般都会这样说的：“多吃牛排……多呼吸新鲜空气……多睡觉……她会好的……”但他的声音是心不在焉的。伊丽莎白·安也是一样。她原以为会是一些每隔半小时吃一次的奇效红药丸，就像是格雷那情绪低落时大夫给她的那种。

就在这时发生的一件事永远地改变了伊丽莎白·安的生活。其实这也是一件很小的事——哈里特姑姥咳嗽病犯了。比起格雷那沉重的百日咳般的哮喘，伊丽莎白·安倒不觉得哈里特姑姥的咳嗽声有多么难听；天气一冷，哈里特姑姥就那样咳嗽，现在已经咳了三四个月了，也没人觉得怎么样，因为她们都全身心

地投入到照顾这个特别需要关心的敏感焦虑的小女孩儿身上了。

可是听到从哈里特姑姥手指缝中传出的隐隐约约的咳嗽声，大夫又转回来把一双敏锐的眼睛盯着她看，脸上那厌倦的、不耐烦的表情一下子不见了。伊丽莎白·安头一次见他对什么这么感兴趣。“怎么回事？怎么回事？”他边说边快步走到哈里特姑姥身边。他从他的小包里掏出一个连着两个橡皮管的闪闪发亮的东西，他把橡皮管的一头儿塞在耳朵里，把闪闪发亮的东西放在哈里特姑姥身上，哈里特姑姥说道：“没事，大夫……我今年冬天就是有点儿小咳嗽。我也想跟您说来着，可是我忘了，我肺上有一小块儿疼，还没好。”

大夫很不礼貌地示意她不要说话，然后用他那小管儿费劲儿地听着。然后他又转回来看着弗朗西斯姑妈，好像对她很生气的样子。他说：“把这个孩子带走，然后你自己过来。”

可能这就是伊丽莎白·安所知道的把她从现在的生活中带走的力量——把她从一切围着她这个小人儿转的生活中，从她记事起一如既往的生活中带走。

到目前为止你已经听了很多伊丽莎白·安生活中催人泪下的故事，我真不愿意再告诉你接下来几天的事情：全家人都在讨论并且匆匆忙忙地准备听从医生的结论，那就是哈里特姑姥已经病得非常非常厉害，必须马上搬到一个气候温和的地方生活，弗朗西斯姑妈也得走，但伊丽莎白·安不能走，因为弗朗西斯姑妈要用所有的时间全心全力地照顾哈里特姑姥。而且大夫觉得不管